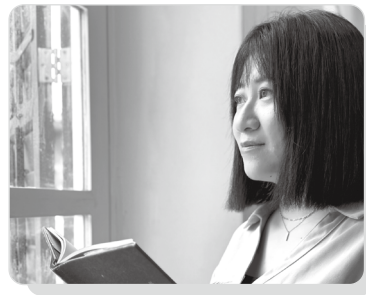


# 劇本創作獎

## 陳巧蓉 《千年之癢》



### 作者簡介

活躍於臺灣及澳門兩地。在臺灣以劇場、音樂劇創作為主，劇作《姊姊的守護者》曾入圍臺灣文學獎，音樂劇代表作則有《怪胎》、《我恨音樂劇》。在澳門的作品大多關注身分認同及本土議題，代表作有《漂流船廠》、《天涯海女》，《匠木浮城》及《今夜無人能睡》先後入選為澳門藝術節節目，著有《浮想聯翩：陳巧蓉劇本集》。

除劇場作品外，亦致力於探索敘事手法的可能性，通過跨域實作，混融來自不同領域的元素，與漫畫家星期一回收日合著《貓與海的彼端》，獲第十六屆日本國際漫畫大賞銀賞，並已授權翻譯為日文、英文、法文、俄文、馬來文、越南語。

### 得獎感言

外婆在疫情期間過世。回臺奔喪之後，我又回到澳門，當時還需要隔離，我便在異地的封閉的狹小的飯店房間內，反覆夢見她還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然後又反覆意識到她已離去。窗內幾個不見天地的日夜，幻夢連綿到千年；窗外看似平靜的世界，是人類千古累積至今的身心勞損，都化為疫症爆發。

外婆在世的時候，母親與我感染了她的疥瘡；服喪期間，外婆雖已離開我們，但從外婆身上來到我身體這裡的疥蟲們還在，「癢」也在。每當我快要無法承載悲傷的時候，我就在腦中，和這些疥蟲對話：聊這個如思覺失調分裂的年代，迅速老去的肉身如何抵抗；談極權將人類如小蟲般壓扁時，一隻蟲該如何自處……。疥蟲將人類的皮膚當作土地，就像人類以地球作為居所。我們在宇宙間，渺小如這些肉眼不可見的小蟲；小蟲的有限生命，卻又足以照見無限。

感謝父親默默支持著虛無縹緲的我，感謝先生不斷鼓勵我、協助我校對劇中粵語對白。感謝序場劇本發展中心和政翰的陪伴敦促、感謝于嘉溫暖支持、感謝辰柔奔波送件、感謝最早為我「具聲化」初代小疥蟲的劇場友人：龔嘉敏、張健怡、唐樂臨、馮鎮業。

感謝我的母親，將我養育為這樣的我。

我的外婆非常膽小怕事，卻也無比堅忍偉大；她是臺灣女性的縮影，也是天地間一顆毫不起眼的沙；她是無數的碎片，也是這片大地。

僅將這個劇本，獻給我的外婆：羅貞女士。

## 千年之癢

### 劇情大綱：

疥蟲，肉眼幾乎不可見，偏愛人體皺褶處，造成人類難耐的癢。牠們的生命只有兩個月，但奇蹟似地，今夜有一隻活過了疥蟲壽命臨界點的老疥蟲，被尊稱為老太祖。為了無限延長老太祖的最後一口氣，一大家子圍在牠的病榻旁，輪番訴說疥蟲們終其一生的所見所聞。

千百年來，疥蟲從人類的肚臍爬到指甲縫、從手腕爬到陰莖，人類則從大陸來到海島、又從海島漂流到另一座島，由20世紀初國民黨撤退來臺說起，千禧年間變化扭曲成另一種島國對大陸的想像，再到疫情時期，病毒在人類社區間內爆；時而穿梭回古代，又追溯到遠古時期。由疥蟲的視角觀看，人類的身體就像一顆星球，人類的世界就是一片宇宙，而在這浩瀚宇宙間，人類的壽命也只像一滴露水、一道閃電；而對於一滴露水、一道閃電來說，宇宙、人類、疥蟲，都是永恆。

全劇分三幕，第一幕以疥蟲的眼睛，看見人類代代記憶有如夢幻泡影，第二幕微觀細看活得像疥蟲的人類，在反覆的夢境中死去，第三幕則以死亡為核心，結合辯證前兩幕累進的能量和流動。三幕結構，由蟲看人，到蟲如人，最終，以蟲即是人的象徵，映照歷史有如南柯一夢，同時也是無盡的輪迴，螺旋狀的意象，不斷向中心貼近的同時也是不斷地遠離，末尾一切被大火燃燒殆盡，卻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 說明：

1. 本戲有數位演員，他們皆是這個故事的說書人，也是「太祖」、「兒子」、「媳婦」等角色。他們自由穿梭在說書人與角色之間，既入戲又游離。
2. 所有以「——」符號開頭臺詞，分散給所有演員。
3. 含有粗體底線的臺詞，意指投入地扮演他人，或脫離自身、進入敘事中。
4. 場次與場次之間自然流動，前一場的尾段可能與下一場的首段交疊、並置，包含但不限於文本已標示之可重疊之場次。
5. 當演員扮演疥蟲的時候，他們無須以動物化的肢體、表情、聲線、姿態等外在表現強調自己是非人類。比起扮演「蟲」，他們是角色。

## 第一幕

### 序場 如露亦如電

——浩瀚宇宙中，人生百年不過轉眼間  
 ——如露水，如閃電，轉瞬消逝  
 ——其中，有將人類短暫的生命，當作一整座宇宙的，更微小的存在  
 ——他們只有一到兩個月的壽命  
 ——人類如露水、如閃電般的百年，卻是他們的整個宇宙  
 ——他是露水中的露水、閃電中的閃電  
 ——Sarcoptes scabiei，疥蟎，俗稱疥蟲，感染人類後造成搔癢、過敏、水泡等反應，稱為疥瘡  
 ——他們的身體只有0.3公釐，肉眼幾乎不可見  
 ——他們寄宿在人類的皺褶處、陰暗處、縫隙之間  
 ——今夜，在某位感染了疥瘡的人類身上，罕見地活過了疥蟲壽命臨界點的「老太祖」，終也抵不過無情的歲月，即將嚥下他最後一口氣

太 祖：（恍如隔世地）我還記得……還記得……

——說是長壽，但老太祖也只比千百年來的疥蟲，多活了一滴露水、一道閃電的時間  
 ——一大家子，守在他的病榻前，聆聽他最後的教誨  
 ——兒子、媳婦、女兒，三姨、三嬸、三舅、三叔……就連還沒學會說話的幼兒，都來到他的面前

媳 婦：孩子，這是老太祖，就算你還不懂得說話，也在心裡呼喚他一聲吧。

幼 兒：（啾啾呀呀）

媳 婦：老太祖您聽見了嗎？孩子在叫您。

幼 兒：（啾啾呀呀）

媳 婦：（忍住哀痛和眼淚）老太祖，人都到齊了，您就別再掛念俗世，安心前往西方淨土、逍遙自在吧。

幼 兒：（更無語義的啾啾呀呀）

——老太祖臨終的這刻，回到他最喜歡的

——人類身體的皺褶陰暗處

——老太祖曾經住過人類的肚臍

——指甲縫

——手腕

——肛門

——陰莖

——睪丸

——現在，他回到他最喜愛的，人類宿主兩胸之間的，深深長長的乳溝

——在現代社會認為很性感的那道乳溝內

——疥蟲幾代家族放聲大哭，為即將斷氣的老太祖哀悼著

太 祖：最後了，讓我說一說……

太祖虛弱地說話，眾人都忽然靜了下來，就連嬰兒也停止啼哭了。

太 祖：我的子孫啊，雖然我是這世上最長壽的疥蟲，但我也只剩一滴露水、一道閃電的時間了……

再長的歲月，到頭來，都只是一瞬間……

雖然我這一生，只見過兩個人類，但，我有千千萬萬的祖

先，還有千千萬萬的子孫，我們感染過千千萬萬的人類。  
最後這瞬間，我想說說，人類的故事。

## 第一場 兒子

場景：臺灣。1960年代。肚臍。

兒 子：老太祖，在你將最珍貴的一口氣，用來講述此生最後一個故事之前，先由我開口吧。  
在死神來臨前，我想說說，生命的起源。  
我們從卵中孵化，而人類由母親的子宮誕生。  
就說說人類起始和母親連結的那個點。從肚臍開始。  
我們六百代之前的祖先，也就是人類的一百年前，定居在某個人類男性的肚臍眼上。

——隱約有母親的味道  
——雖然很久以前就剪斷了，但還是聞得到  
——繁殖的力量

兒 子：男人出生在那片大陸上

——以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水煮牛等麻辣美食聞名的省分

兒 子：他七歲就被軍隊帶走，跟著政府東征西討。  
他在軍營裡，領教過我們疥蟲好幾代的本事。  
我們在他軍裝嚴謹扣著皮帶的皮扣下，他的肚臍眼，

那原本和母親連接的地方，  
我們不斷往他的身體裡鑽。

——我們咬他，死命地咬  
——讓他在死亡的前線不至於無聊  
——讓他在無止盡的內戰中，不至於完全喪失感覺  
——只要皮膚還在癢  
——他就還沒死  
——代替家鄉飯菜的那種嗆辣，折騰他的肚子  
——滿腹的火氣

兒 子：後來，男人跟著當時的政府撤退到島上。島上的語言，他聽也聽不懂；島上的習俗，他看也看不懂；島上的飯菜，他吃也吃不慣。  
男人以為很快就能再回到家鄉，但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五年過去……

——這一住，就幾十年  
——就像我們疥蟲的祖先，在他的肚臍眼，住了幾百代，成了一座小村落

兒 子：男人在將近六十歲時，放棄了回鄉的美夢，焦慮地準備傳宗接代。

——他決定，在本島，娶一個太太。

兒 子：男人娶了一個十幾歲的本島少女。  
現在看來會登上新聞、爭議不休的老夫少妻，在那個時代卻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兒 子：那天，老夫少妻抱著剛出生的孩子，去申請小孩的戶籍。公務員一看：

——唉唷！怎麼這麼黑！

兒 子：即使夫婦兩人因為種種原因，不能算「白」，但也不到「黑」的程度。懷裡的嬰兒，卻是

——黑的

——黑色

——一眼認出就是和他們兩人不同的

——黑色

兒 子：公務員當然沒有說出口，只是在心裡想：好吧，也難怪，兩人差了五十歲。一眼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但是老兵沒有眼睛嗎？就這樣抱著根本不像親生兒子的小孩過來、政府給的半年餉全拿來扶養別的男人和太太生下的小孩？妻子一臉有鬼，像是祕密隨時會暴露一樣。要不要找個理由支開太太、和這個老兵稍微說一下？但做戶籍的，誰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清官難斷家務事，我有必要去淌這個渾水嗎？

想歸想，但他的手自動地動了起來，機械性地照著程序，拿出表格，遞筆，拿出另一份表格，遞筆，將表格推到看起來更像爺爺帶著孫女和小小孫子的兩夫婦面前，機械性地等待兩人填表。

這時，妻子欲蓋彌彰地，說了一句。

——是親生的

兒 子：公務員聳聳肩，眼神斜向另一邊。我本來就沒打算追究，這位太太是在做什麼呢？這個小孩很明顯就不是這男人的。很明顯是

——山地人啊

——怎麼看都是山地人啊

——黑黑的皮膚

——大大的眼睛

——怎麼看都是山地人啊

兒 子：山地人，以前人的叫法。

——現在不能這樣說

——不管你是誰，都不能這樣說

——更何況是公務員

兒 子：兩夫妻填好表格了，公務員順勢接了過來，卻看到文件下面壓著一封紅包。

哇，這女人可真厚臉皮啊，原本看她年紀輕輕，應該是家裡太窮，拿了聘金，要她嫁給幾乎可以當她爺爺的老兵。原本滿可憐她的。結果，居然這麼明目張膽的遞紅包過來？

公務員很生氣，覺得自己被污辱了，但又覺得那個紅包很合理。他準備接過來，摸一下裡面有多少錢，再決定自己要多生氣。

——摸一下

——很生氣啊是污辱我嗎？

——一張舊鈔

——本來看妳可憐年紀輕輕的

——再摸一下  
 ——遞紅包是不是看不起人？  
 ——兩張新鈔

兒 子：公務員決定不要太生氣了。咳噔。清了清喉嚨。蓋章，簽字，  
 準備把文件收起來。才發現。  
 窗口對面，用指尖推著紅包尾端的，並不是紅杏出牆的妻子。

——窗口對面，用指尖推著紅包尾端的  
 ——是丈夫  
 ——是那個老兵

兒 子：這是他想要的兒子。

——這是他想要的兒子

兒 子：妻子才剛滿二十歲，已經流產過兩次，沒辦法再懷孕了。但是  
 他娶妻就是為了傳宗接代、就是為了給祖宗一個交代。

——就算他後來再也沒回去過那個以麻辣火鍋聞名的城市  
 ——就算他後來會在這座島上迎接不遠的老死  
 ——我六十歲了啊  
 ——太太也是為了聘金嫁過來  
 ——小孩也可以用錢生一個出來的吧  
 ——山地人生了那麼多也養不起  
 ——我可以養啊  
 ——我有半年餉  
 ——從那片大陸的內戰開始  
 ——我們潛伏在他的肚臍眼

——反覆感染  
 ——他一直抓，但抓不到，因為我們藏在裡面  
 ——出生時和母親連繫的地方，剪斷臍帶留下的那小小的洞  
 ——不只，我們藏在更裡面  
 ——在他搔得破皮流血都搆不到的地方  
 ——更深處的  
 ——五臟六腑  
 ——再更深處  
 ——又癢又痛快要發狂  
 ——燒不完的怒火  
 ——那令人發狂的癢，沒有空間釋放，只能不斷壓縮，轉移  
 ——養育一個膚色根本和他不一樣的孩子

兒 子：這是他想要的——

## 第二場 婉君表妹

場景：下川島。千禧年間。指甲縫。

兒子的故事被媳婦打斷。

媳 婦：這是

我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媽  
 媽的媽媽的——

總之是我媽上面的一百五十個媽，

——老媽媽留下來的故事。

媳 婦：老媽媽住在人類女孩的指甲縫裡。

——指甲縫，有如人類文明後建造出來的房屋

——外層堅固、防禦力強，內裡柔軟如棉花，是我們疥蟲的天然屏障

——尤其是女人的指甲縫

媳 婦：人類女孩叫做婉君。

每兩個月，婉君的愛人越過大海，來到這座島上，只為了見她一面。

他們見面時，什麼也不「做」。他們之間的感情，是純潔無邪，無關性慾的那種。

老媽媽說過，躺在婉君的指甲縫裡，即使隔著一面無堅不摧的指甲，依舊能感覺到婉君指尖傳來愛人手心的溫度。

暖暖的，什麼都不求，就只是沿著海邊散步。

夕陽照著愛人的側臉，紅澄澄的，婉君的臉頰也被曬得好燙好燙。她撥了撥鬢角旁的散髮，她不知道這個問題該不該由女孩子來開口，他們交往已經快一年了，雖然現在也很幸福，但她的心臟撲通撲通跳得好大聲，甚至連碼頭邊夜班船的馬達聲她都沒聽見。她問——

——台生，你……不想要嗎？

媳 婦：她的愛人名叫台生。台生家裡還有個弟弟叫復華。在那個年代，島上的父母喜歡幫小孩取這樣的名字。

台生知道婉君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只是柔情萬千地，更加握緊婉君的手。

——婉君……我喜歡我們現在這樣。

——台生，你是不是、是不是……？

媳 婦：婉君很傻。她為台生尊重她的貞操而感動，但也因此感到焦慮。男人不需要女人的身體，那是什麼意思？難不成台生有另一個家？她在心底猜想，千里之外，台生或許已經娶了一名豐腴的女人做太太，太太替他生了一男一女，就在台生平常居住的、比他們這個小島大幾倍的另一座島上。

——台生，你不愛我嗎？

——婉君，我當然愛妳。妳怎麼會這麼問？

——那麼我問你，你是不是也有除了我之外的愛？除了我之外的另一個女人？

——婉君，我只有妳。

——我不信！

——婉君……

媳 婦：台生從西裝口袋取出，他一早選好的鑽石項鍊。

——婉君，我不擅長說甜言蜜語，也不懂羅曼蒂克那一套。我只知道，是男人，就要用行動證明。這顆鑽不大，但畢竟是真鑽，也花了我半個月的薪水。加上坐船來找妳的費用。我除了供養父母之外，省吃儉用，就是為了每兩個月來見妳一面。

——台生！嗚嗚嗚對不起！我居然還懷疑你嗚嗚嗚嗚！

媳 婦：婉君淚眼婆娑地接過項鍊，背過身去，讓台生幫她在頸後扣好鍊子。鑽石不大，但恰好落在她心臟上方的位置，婉

君原本憂慮的心，完全踏實了。

遠遠傳來爆裂的聲音。轟隆隆隆。

媳 婦：小島忽然傳來遠遠的爆炸聲。

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我們懷疑那就是戰爭。

一百五十代之前的老媽媽她，很是擔憂，便在台生和婉君牽手的剎那，立刻鑽進台生的指縫間，潛伏著。她想，要是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比起婉君，台生比較有機會逃亡。

那之後，台生獨自回到飯店房間，右肩夾著大哥大，左手打開厚重的筆記型電腦。

媳婦捏住鼻子，彷彿隨著故事聞到了當時的味道。

媳 婦：一片焦黑、一陣惡臭。台生的指甲縫和婉君的指甲縫，住起來實在太不一樣了！婉君的指甲永遠是香香軟軟的，濕潤潤的，台生外表也挺斯文的，為什麼指甲縫像是人類戰爭時建造的那種黑色水溝？

——像是戰壕。

媳 婦：老媽媽努力忍著暈眩和惡臭，想找時機轉移到其他人類身上，沒想到，就在此時，台生趁著四下無人，悄悄登入名為「救國行動」的網路論壇。

——中央伍為準

——為準！！

——成晚點名隊型散開

——散！！

——稍息！晚點名！

——報告連長，下士值星班長報告，全連應到20人，報告完畢！

媳 婦：老媽媽一時愣住了，她可是想著活命才跟著台生的，結果，台生是軍人？

——各位「救國團」的弟兄們，辛苦了！不論是前線的「砲兵」，還是和我一樣擔任後勤為主的朋友們，請務必小心安全！不要暈船、不要沉船！並隨時留意戰況！Over！

媳 婦：這又是什麼意思？台生是諜報人員？接近婉君是為了情報？但很奇怪，婉君不過就是一個年少無知海島少女，接近她有什麼好處呢？

只見台生十根手指在鍵盤上馳騁狂奔，氣勢萬鈞！

——依序報告戰利品

——下士001取得17位女孩子的QQ

——下士002一日開了5次房

——下士003三天三夜21連戰

——哈哈哈哈哈下次你出來當副總統候選人吧

——下士004？004？

——004請回答！004！

——我是004，不好意思，第一次參加「反攻作戰」，有些名詞還不是很懂

媳 婦：台生自稱連長。他不厭其煩地，在論壇上解釋。

——砲兵就是打肉搏戰。後勤和我一樣，追求更高的境界。暈船，就是分不清現實、迷戀上小姐。沉船，就是暈船太嚴

重，傾家蕩產。

媳婦：到了這瞬間，老媽媽她終於明白了。

遠遠又傳來轟隆隆的爆裂聲。

——喔，窗外開始放煙火了，聽到了嗎？

——005回報！我也聽到了！

——要是沒開窗戶，還以為是大砲的聲音！

——不都一樣是爆炸

——你們幾個嫩咖見過真砲彈？叔叔我二十多年前可是真的見識過砲戰！

——後來不都改造成菜刀了嗎？

——我老婆上次跟旅行團去玩，整台遊覽車一人買了一把

媳婦：七彩絢爛的煙火，照亮小島的夜空。島上大約有一半的觀光客，都是像台生這樣的，在渾沌的千禧年前後，曾像煙火一般冒出，他們對大陸有一種朦朧朧的憧憬，就像婉君對千里外的寶島也有種朦朧朧的憧憬。

過沒幾年，因為情勢轉變，島上改做其他生意，像台生和婉君這樣的戀人，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台生，路上小心。

媳婦：隔天，婉君在碼頭邊，依依不捨牽著台生的手。

——婉君，我很快會再回來的。

——嗯，等你。

媳婦：船轟隆隆出發了。婉君對著船上的台生揮手，直到那艘船在海洋上消失成一個小小小小的點，眯著眼都很難看見。她珍惜地解下頸上的項鍊，放入原來的包裝盒裡。另一艘船靠岸，她從包包裡，拿出一只金戒指，戴在無名指上，迎接她接下來幾天的男朋友。

——婉君，等很久了嗎？

——興中，你可終於來了，我們都兩個月不見了……

### 第三場 舍利子

場景：澳門，2022年最後一日。陰莖。

三姨、三嬸、三叔、三舅，有些擁擠地並列而坐，他們周圍圍繞著多彩絢爛的大燈球，像是派對一樣。

三姨等人說粵語，鏗鏘且緊密、日常而譏諷。太祖直系家族持續以華語對話，穿插其中。

他們在媳婦故事的尾聲，就因無聊而分神，賭博以自娛。

（備註：本段因有大量粵語對白，為呈現多語交錯的樣貌及節奏，華語翻譯將以附註形式，置於劇本最後）

三 嬸：買定離手。

三 叔：……大。

三 舅：細。

三 嬸：（開）細！

三 舅：（興奮跳起來，大叫，大罵髒話）

三 叔：（不情願地看著三嬸收走自己的籌碼，又氣憤盯著贏得籌碼的三舅）

三嬸做荷，三叔、三舅賭博，三姨看著他們賭博的同時、一面說故事。

三 姨：前排，人類因為全球性傳染病，特別注重清潔同消毒，又長時間獨自留喺屋企，避免群聚。搞到我哋疥蟲差啲撐唔落去啊！

三 叔：大。

三 嬸：（開）細！

三 舅：（興奮地罵了更多髒話，拿走更多籌碼）

三 姨：同我哋疥蟲好似，「賭」需要發生喺人類群聚嘅地方，一旦人類保持距離、清潔消毒，「賭」就會撐得好辛苦，似得我哋一樣。

三 叔：唔信你又開細！

三 嬸：（開）細！

三 舅：（興奮地罵了更多髒話，拿走更多籌碼）

三 姨：人類因為疫情封關呢段日子，東方大賭場嘅生意，都面臨同我哋疥蟲一樣嘅困境。

依家落緊注嘅係三叔同三舅，做荷嘅係三嬸，我係三姨。我哋原本嚟自一個非常龐大嘅旁系家族，但係喺嚴格嘅封控同管制底下，依家就剩低我哋四個。我哋有諗過去其他地方睇吓，但喺呢度太逼喇，我哋出唔到去。

三 嬸：（分心指向身後的燈球）睇吓嗰啲光澄澄嘅燈球，好鬼振眼！愈塞愈多！逼死我啦！

三 叔：（激動吼三嬸）呢鋪開大定開細呀？

三 嬸：（開）仲係細。

三 叔：（簡直激動到快要昏死過去）

三 姨：我哋故事嘅主角，就係我哋寄宿嘅呢個人類，佢係一個好雄偉嘅男人。

大陽落山到升起，可以三次。

三 舅：（盯著牌面，但忍不住插話）有時候四次。

三 嬸：（嫌惡地）點解我哋家族偏偏要喺呢度出世！又細又逼挾，搞呢搞路又嘈嘈貢，冇覺馴得安樂㗎！人類真係太鹹濕啦，簡直係淫蟲呀！佢哋應該學吓我哋疥蟲，幾咁專情！成世淨係交配一次！

三 姨：我哋嘅宿主，一個咁雄偉嘅男人，點知生極都係女。佢覺得好可惜。佢同啲親友不斷強調，佢並唔係重男輕女，時代進步喇，佢對囡囡嘅疼愛同期許，同對囡囡係一樣嘅！

三 嬸：雖然佢根本就冇生過仔。呵呵。

三 姨：佢係健康而且正直嘅男人，休閒時間都用嚟鍛煉健身，煙酒不沾㗎，更有話爛賭啦，但係佢硬係覺得個天喺度整蠱佢，每次陪老婆去醫院睇報告，就好似開賭盤、就好似賭緊大細，而佢永遠都係輸個個。

三 舅：最谷鬼氣嘅係，佢老婆嗰邊啲親戚生親都係仔。

三 嬸：搞到好似佢呢邊基因有問題咁。

三 姨：佢試過各種偏方，都請過大師搞過屋企啲風水，甚至同中學同學打聽過，邊種姿勢比較有效。

三 嬸：（恰好正在開牌，對三叔）啊！又輸喇！

三 叔：（氣憤地揍牌桌）

三 姨：有一日，佢喺網上見到外國有新研究，「決定生男生女的Y精子，與性交時是否讓女性達到性高潮有關」，佢真係炆到爆呀。

三 嬸：佢咁雄偉！

三 舅：都有辦法令佢老婆高潮？

三 嬸：佢老婆聽落好享受嘅㗎！

三 舅：唔通佢老婆係扮晒嘢？

三 姨：人類偉大嘅科技文明，聽見佢嘅煩惱。佢嘅社交軟件，唔

知點解，一夜之間就被一版又一版壯陽廣告占滿，其中，最吸睛嘅就係——

三 叔：你敢不敢又開細？

三 姨：入珠。

三 孀：（開）六六六！

三 叔：（罵了比三舅更多的髒話）贏啦！

三 舅：喏，先贏得一次。

三 姨：我哋嘅宿主，過關北上搵咗一間私人醫院，做咗入珠手術。

三 叔：命運終於降臨喺我身邊啦！輸咗咁多次！終於掌握喺我手心入面！

遠遠傳來人類歡呼，倒數跨年的聲音。

非常遙遠模糊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三 叔：雙喜臨門！我哋疥蟲居然有機會生勾勾咁跨年！命運終於掌握喺我手！

三 姨：之後，宿主終於博贏呢鋪，佢老婆懷咗個仔呀！

媳 婦：（投入地）恭喜啊三叔！終於熬到23年，你們最討厭的封控也會過去！

三 叔：三喜臨門！

一大家子隨著起鬨，兒子卻有些困惑。

兒 子：可是，三叔三舅三孀三姨……你們為什麼還在這裡？

那之後至少又過了十幾代……

你們到底活了多久？

大夥看著三叔三舅三孀三姨，感覺他們愈來愈魔幻。

三 孀：（收走三叔正要拿走的籌碼）圍骰通殺。

三 叔：咩呀？我唔係贏咗咩？

三 舅：（突然又笑起來）三粒骰同點數，大小通殺。

三 叔：（氣憤）你笑乜鬼呀？你咪又係輸？

三 舅：反正你輸我就開心。

三 叔：（惱羞）唔賭啦！

三 舅：玩唔起呀！

三 孀：（一面收骰子、籌碼，一面夢幻地說著）春天其實仲未到，但係我哋住嘅地方已經變得好暖好暖。好舒服啊。

第二日，宿主好早就起咗身，排隊搶退燒藥。

但係天氣一直都仲係咁溫暖。

溫暖到最後一刻，突然就，

凍到結冰。

沉默。

媳 婦：然後呢？故事講完了？你們宿主懷了兒子、賭贏了，然後呢？

三 姨：然後……然後……

你問我我問邊個？

老太祖在半夢半醒間，呢喃著。

太 祖：你們再看仔細一點。

他們四個，早就和那七彩絢爛的，像是舞臺燈球的圓珠，化為一體。

他們，已經變成了，

舍利子。

他們之間開出了一朵蓮花。

## 第四場 君子與小蟲

場景：宋朝。手腕。遠古時期。肛門。

兩組疥蟲訴說各自的故事，互相扞格的同時，亦形成微妙的雙簧。

<p>古代疥蟲穿著中國古代長袍，互相鞠躬作揖。</p> <p>——宋朝，《事林廣記》辛集下卷《風月笑林》。</p> <p>其中一隻疥蟲偷偷將手伸到屁股縫抓癢，過一陣又裝沒事，和其他疥蟲作揖。</p> <p>偷抓屁股的疥蟲，他的手指指節上，有明顯的疤痕。</p> <p>其他疥蟲盯著疤痕凝神細看。</p> <p>——陳大卿長了疥瘡</p> <p>——他的長官見到他皮膚上被疥蟲鑽出來的一條一條隧道</p> <p>疥蟲們哈哈大笑。</p> <p>——長官們見到</p> <p>——紛紛取笑陳大卿</p>	<p>一隻名喚Sangal的小蟲，唱著布農族的兒歌。他一面唱，一面快樂地啃著樹皮。</p> <p>——傳說遠古時期，有一個和我們不一樣品種的小蟲Sangal。</p> <p>——我們喜歡吃人類的皮膚，Sangal喜歡吃樹皮。</p> <p>Sangal專心地吃著樹皮。</p> <p>Sangal吃得飽飽的，也哈哈大笑。</p>
---	--

疥蟲：（清清喉嚨，正經）君無笑，此疾有五德可稱，在眾疾之上。

——陳大卿拉不下臉，決定幫自己找個臺階下

——他說：各位長官別笑，疥瘡有五種美德，比其他疾病還要高尚

——何謂五德？

疥蟲：不上人面，仁也；喜傳於人，義也；令人叉手措擦，禮也；生罅指節骨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

疥蟲們再次哈哈大笑。

——陳大卿運用了才智，以儒家思想，將疥蟲提高到「君子」的高度。

——Sangal吃得很飽

——消化之後排便

——糞便掉進泥土

——變成了人類。

疥蟲扮演人類，由Sangal的糞便誕生，唱著布農族的歌曲。

人類誕生之後，什麼都吃，包含三嬸三姨之間開出的那朵蓮花，包含Sangal最愛的樹皮。

人類把目光所及的事物都吃掉，包含隔壁疥蟲穿著的古代長袍。

人類也吃掉了Sangal再次排出的糞便。

———妙哉！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被人類吃掉了。
———妙哉！	———Sangal沒有樹皮可以吃了
———妙哉！	———Sangal不再排便
———仁義禮智信，五德皆備，是為君子蟲！	———人類就此滅亡

## 第五場 生之禮讚

一聲尖叫突然劃破天際。

那聲尖叫無比淒厲，像是世上所有的痛楚與詛咒，被濃縮在一瞬間。

時間因此被拉回現實，大夥慌亂尋找尖叫來源。

兒 子：發生什麼事？

媳 婦：我從來沒聽過這種聲音。（雞皮疙瘩）像是被詛咒的聲音。

太 祖：大家冷靜一點，人類好像就是這樣尖叫的。

大家找到尖叫的來源，是女兒。

兒 子：妳怎麼了？為什麼要發出這種聲音？

女 兒：（持續痛苦地尖叫）

媳 婦：不要再叫了！妳以為我們為什麼潛伏在人類身體陰暗處？

因為我們很低調！

太 祖：（溫柔地）孩子，妳是不是懷孕快要臨盆了？

女 兒：（持續痛苦地尖叫）

媳 婦：如果妳想平安生下小孩，更不能這樣尖叫！生產是最脆弱的時候，母親和孩子都是。放眼整個大自然，包括我們疥蟲，都是靜悄悄地生。妳這麼大聲，是想呼叫人類快點來消滅妳們母子嗎？

女 兒：（持續痛苦地尖叫）

媳 婦：瘋了，我真的要瘋了。太祖想模仿人類死去，三叔三舅模仿人類賭博，然後妳就想模仿人類生小孩嗎？

太 祖：（溫柔地）不要這麼苛責她，她已經很努力了。

三叔等人像是閒話家常地。

三 叔：人類喺好多方面都已經退化，導致生育嘅風險非常高，所以會發出啲咁痛苦嘅聲音。（粵語：人類在很多方面都已經退化，導致生育風險非常高，所以會發出如此痛苦的聲音。）

三 姨：我覺得聽起嚟好悲傷。比死亡更悲傷。（粵語：我覺得聽起來很悲傷。比死亡更悲傷。）

女兒發出更為撕心裂肺的一聲悲鳴，眾親友以為她正在誕下小小疥蟲，屏氣凝神。

老太祖一陣泛淚。

但就在女兒平安生下小小疥蟲之前，小曾孫拖著兩條斷了的後腿，只用前臂，爬了過來。

## 第六場 油

場景：上海。此刻。睪丸。

小曾孫：誰都不許打斷我，我說完就要死了。

我是第四代裡最小的，但我會趕在老太祖之前斷氣。

我覺得你們很可笑，抹去自己的存在，只看著人類、只說著人類的故事，彷彿只有人類的故事才是故事、只有人類的慾望才是慾望。

你們沒有一隻蟲，正視自己身為蟲的事實。

我不一樣，我超越了我的宿主。我能感覺到，我比他對「生」還執著。

我的宿主，他在那片陸塊人口第二高的城市裡，騎著鄉下老母親辛苦攢錢給他買的電動自行車，東竄西闖，繞著一柱擎天、有著明珠美譽的高塔團團轉，給塔裡和塔附近的高等人送外賣吃。他很愛女朋友，5平米左右的單位，他自己睡覺兩腿都伸不直了，還是每晚抱著女朋友睡覺。他讓我住在他的卵蛋裡。他覺得癢，但從來不抓。書讀得不多，但沒影響他做文明人的決心。他很瘦，連帶卵蛋也小小的。他那小小卵蛋就像他租的5平米小複室。每個夜裡，他總要問女朋友愛不愛他，但女朋友從來不答話。我很同情他。我想替他做點什麼。明白了嗎？雖然我是蟲，但我同情他這個人類。我這條蟲，比他有用、比他有尊嚴。他啊，沒了老母親送來的車就不能送滴滴。我呢，單靠這張嘴，就能讓人類癢得叫苦連天。那個連做愛時都一聲不吭的女朋友，我會代替他撬開她的嘴巴。我要往她的皮膚裡鑽，往死裡鑽，我會是最迷你但最強大的炸藥，開山闢地那樣炸出一條隧道，我的宿主便能走到她的心底去。

夜裡，他們的軀體交纏在一起，我就死命張大嘴，朝女朋友的身體巴過去。怎麼知道牙齒才剛啃上去，溜一下的我又滑

下來了。女人身上太油了。不知道是哪間工廠做的劣質乳液，滑是滑、香是香，但從來沒有被吸收的時候。太滑了。會摔死的那種滑。不誇張。我的腿就是在這時候全部摔斷的。

我不死心，我決定往女人的臉上爬。我們疥蟲為了不被人類消滅，平時絕不往人臉上面爬。但我不甘心。反正兩條腿都廢了，爛命一條，我倒要看看這個女人還有沒有心。我好不容易爬到女人的鼻頭上，卻發現她沒有鼻孔。耳殼上也只有為了戴耳環穿的洞。眼睛裡沒有水，像一座畫出來的湖。

結果，全身，就上邊和下邊，各開了一個洞。

哈，我為了那個傻不隆咚的、整天只曉得騎著電動車，給那些上流人送飯的宿主，腿全廢了。就只為了聽他女朋友吭一聲。一聲就好。

小曾孫斷氣了。

## 第二幕

### 第一場 驚醒

小曾孫驚醒。

他按著心臟，心有餘悸。

他花了一段時間消化、沉澱，剛才的故事都只是夢境。

遠方傳來奏鳴曲般悠揚均衡的旋律，反覆著，他收拾心情，摺好被子，洗漱，換上乾淨的制服，開始工作。

他挖掘一條長長的隧道。

午餐音樂，他拿出制服裡的乾糧果腹。

午餐結束，他回到隧道裡。

晚間新聞播報。

新聞：前所未有的壯舉，歷史性的一刻，見證了文明飛躍性成長，直線距離比地球到月球更長，連通全世界，幾十億的人口都像鄰村那麼近。

他回到窄小的空間，換下髒掉的制服。

他盯著發亮的螢幕發呆。

他抓癢。

小曾孫：最討厭這些蟲了，總是在半夜發作。

他一夜無眠，沒有作夢。

## 第二場 軌道

同時間，悠揚婉轉的奏鳴曲。火車摩擦鐵軌的聲音。

太 祖：我只是轉個身，怎麼就到千年以後了？

老太祖發現兒子媳婦等，都不見了。

太 祖：這裡是哪裡？為什麼只有我？大家都去了哪裡？

## 第三場 無眠

小曾孫重複著挖隧道的工作，旋律反覆著。

他重複著和往常一樣的工作。

和他一樣的人，在軍隊，在醫院，在幼兒園，在安養中心，在工廠，在監獄，聽著和他一樣的均衡明亮的旋律。

他一面抓癢。

他在軍隊：（練習刺穿敵人的心臟，抓肚臍）好癢。

他在妓院：（陪客人喝酒，搓指甲縫）好癢。

他在學校：（寫作業，抓手腕）好癢。

他在宿舍：（抱著情趣娃娃，抓睪丸）好癢。

他在工廠：（組裝零件，抓腋下）好癢。

他在監獄：（被強暴，抓屁股縫）好癢。

他在醫院：（做入珠手術，抓陰莖）好癢。

他在安養中心：（玩活化智力遊戲，抓乳房）好癢。

在安養中心的小曾孫一面抓癢、一面變老，直到死去。

## 第四場 朝聖

小曾孫再次由夢中驚醒。他按著心臟，心有餘悸。

他認真傾聽。什麼旋律都沒有。

他鬆了一口氣。

小曾孫：這到底是什麼夢……

他發現自己身處一台，幾乎靜止的火車。

他們在一條，無邊無際延伸的軌道上。

和他相對的座位，坐著一名女人。

夜深，女人偷偷打開車窗，伸出頭透氣。小曾孫見狀，假裝打盹搖頭擺腦、不經意地靠向窗框，偷偷呼吸窗外的空氣。

小曾孫的屁股縫偏偏因為疥瘡癢了起來。起初他只是不動聲色，悄悄靠著衣物、座椅摩擦止癢，但癢愈來愈難忍，甚至擴散到整個軀幹、四肢，他的裝睡也愈來愈破綻百出。

女 人：你放心抓癢吧。這時間官員們在睡覺。

小曾孫停下了抓癢，假意的鼾聲很拙劣。

女 人：呼吸也是。暫時不會有人發現的。

小曾孫仍不敢有動靜。

女 人：如果我是男人你會比較相信我嗎？如果我的跨下也像你一樣多生了一塊肉？

小曾孫：（驚呼，小聲祈求）聖祖恕罪！

頓。

女 人：你從海邊過來？

小曾孫：（護著一直夾在背後的小錢包）怎麼樣？

女 人：口音。

小曾孫：我沒有口音。

女 人：你從海邊出發至今應該已經過了兩個月，依現在這個行進速度，接下來還要大約兩倍的時間才會抵達。就趁現在呼吸吧。

頓。

小曾孫：妳是首都人？

女 人：「只有首都的女人會獨自旅行」——國民都是這麼想的吧。

小曾孫：我沒有口音。

女 人：我沒有要激怒你的意思，也對你背後的錢包沒興趣。（從單薄的旅行袋拿出一小瓶藥油，示範著在自己的手上塗抹）這個，塗在癢處，你會好過一點。

小曾孫警惕著。

僵持一陣，女人將藥油放在較靠小曾孫的窗框上。

小曾孫：（賭氣）我們村子流傳著這麼一句話——帶著贈禮的陌生女人是海妖的化身。

女人：（被逗笑了）有像我這麼不漂亮的海妖嗎？

小曾孫：妳——並不能說醜。

女人：但並不算漂亮。不漂亮的女人才能獨自旅行。

小曾孫：我不知道那個小罐子裡裝著什麼。

女人：我看起來有富裕到能用假藥來危害陌生人嗎？

小曾孫氣得抓癢。

小曾孫：我這只是慣性動作。男人天生雄壯，不需要奢侈的藥物。

女人撐著頭看窗外。

女人：你該慶幸牠們是很溫和的蟲。只拿取你一點點皮屑，不貪婪不造反，乖乖待在陰暗的角落生活，卑微地、醜陋地——

小曾孫：我不知道妳在影射什麼。（悄悄留意身邊有沒有人監視竊聽）

女人：我在說感染你身體的蠕蟲。

小曾孫：我認為我們必須中止這段討論。（連忙拿起藥油，隨意塗抹了一些在手臂上）謝謝妳慷慨分享的藥物。討論結束了。

沉默。

女人：「帶著贈禮的陌生女人是海妖的化身」……呵……

小曾孫：我睡了。

女人：請隨意。

沉默。

裝睡的小曾孫突然氣得睜大眼睛。

小曾孫：這是哪裡生產的藥油？還不到拋出一根釣竿的時間。

女人：很有效吧。

小曾孫：偷渡藥品是重罪！

女人：你可以告發我。

小曾孫：藥油上面明顯是西方的文字！

女人：我不打算否認。

小曾孫：我在回收漁網的時候見過這些文字！隨著洋流漂來的，西方的廢棄物！

女人：再過半小時左右，第一批官員就會醒來用餐，你可以去最後一列車廂找他們。

小曾孫：妳、妳這是！

女人：（真誠）不是威脅。我真心認為，若這違背了你的信念，你可以隨時告發我。

小曾孫突然氣餒。

小曾孫：偷渡藥品是重罪……

女人：（嘆氣）藥油我本來就打算在他們醒過來之前拿回來，若你還是怕被牽連，等下去燃料車抹點煤炭或機油在手上，就能蓋過藥油的味道。

小曾孫將頭伸出窗外。

小曾孫：我見過一次月亮。

那是去年，我妹妹將滿十一歲生日的時候。

某天清晨，我們像往常一樣撿海草，發現一艘破破爛爛的橡皮艇，大概是南方的漁民廢棄不要的舊貨。我們瞞著大人們，將橡皮艇拖到一個只有我們兄妹知道的大岩石後面藏起來，稍微修補後，馬達勉強還能發動，我打算在妹妹生日十一歲那天帶她去海中央，看看月亮。新聞說，北邊吹來的風沙導致首都沒有了月亮，幸好海邊這些保存了自然的地方仍能看見，還說我們經常能捕撈到比人還高、比人還巨大的蝦、蟹，但事實是，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不知道月亮是什麼形狀，蝦、蟹是什麼形狀。就這樣約好了，至少在妹妹十一歲生日的時候，偷偷開著那個橡皮艇，試著在海中央釣一條魚，試著在海中央看看月亮是什麼模樣。妹妹卻因為太過期待出海，期待到發高燒。她從來沒有受過寒、發過熱，甚至比我還要健康。父親到醫院問，但我們沒有能力捐款、資助醫院，候補至少要排兩年，母親四處打聽私人囤藥的祕密商店，卻說店主剛搭上火車。國民每兩年要履行一次，前往聖山為聖祖誕辰祈福的義務，而去年偏偏就是兩年中的那一次。妹妹的呼吸愈來愈微弱，但我還是在約好的那晚偷偷開著橡皮艇，往海中央去。我要試著釣一條魚，或者試著打撈西方漂來的藥物，或許能讓妹妹奇蹟似康復。可是，到最後，我的漁網依然空空如也。只見像是馬鈴薯、灰灰白白的圓球，懸吊在海平面上方，然後，很快就掉到，什麼也沒有的海裡面。

沉默。

女 人：至少你見過月亮。

沉默。

女 人：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得趁著官員們還沒醒，偷偷把窗戶關上。（頓）嘿，我說，要關窗了。（頓）你知道偷開窗罰得有多重對吧？

小曾孫：罰就罰吧。我已經不在乎了。

女 人：你冷靜點。是要很多年才能平復沒錯，但是，活著的人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小曾孫依舊沒有回應，女人逐漸著急了起來）嘿，你剛才不是還擔心藥油的味道可能會暴露這不是本國產的藥品嗎？你起來走一走，去燃料車一趟，在那裡抹抹機油、抹抹煤炭，就會慢慢平復下來的。嘿，你聽到了沒有？

小曾孫：妳就假裝沒看見吧。眼睛閉上，當作妳睡著了，是我一人開的窗。

女 人：你還小，你沒有必要這樣。妹妹回不來，但你還有爸爸媽媽。

小曾孫：不是那個問題。

女 人：（張望四周後，用力拉住小曾孫的肩膀，嘗試將小曾孫的身體拉進來）抱歉了，你應該還是處子，我卻碰了你的肩膀，但情況緊急……你不明白，你沒見過他們怎麼逮捕火車上的犯人……因為這是開往聖山的火車……因為是聖祖的誕辰……你不可能撐得過審判……

小曾孫：我真的，不在乎了。

窗外，黑色的天空慢慢變成灰色，女人愈來愈著急。

女 人：你還有很多時間去思考，不要著急這一時，你先回來，我們可以再聊天……對，只有你說了你的故事，我還沒說呢。你不好奇首都嗎？不好奇為什麼我一個女人朝聖嗎？不好奇我手上那瓶藥油是哪裡來的嗎？……你先回來，其

他都好談……

後方車廂突然傳來一聲尖銳的哨聲，女人嚇得往後看，更加著急。

皮鞋踩著地板，慢慢靠近的聲音。

女 人：孩子、孩子你聽我說，我們現在就得關窗了，現在！有什麼我們之後再想、有什麼我們之後再談……

小曾孫：妳不要再管我了……

女 人：你快點進來！

小曾孫：我們本來就是陌生人……

女 人：我要關窗了！

小曾孫：放手！

女 人：快點！

女人一面將小曾孫往車內扳動，一面關窗。  
年久失修的車窗卡住。

女 人：該死的！為什麼偏偏在這時候卡住了？見鬼了！瘋了……

小曾孫使勁推開女人的同時，車窗卻剛好掉了下來。  
車窗就這樣斬斷了小曾孫的頭，還有女人的一雙手。

## 第三幕

### 第一場 結局

小曾孫驚醒。

他摸了摸頸部，確認自己的頭還在，心有餘悸。

小曾孫睡去。

他醒來時，又變回哇哇大哭，襁褓中的嬰孩。

媳婦聽見哭聲，過來抱起小曾孫。

媳 婦：乖喔乖喔，寶寶不哭。

小曾孫長大，他奔跑。

小曾孫：為了快點長大，我學會和時間賽跑。  
我跑得比所有的事物都還要快。

小曾孫跑過尖叫的女兒身旁，女兒仍在難產中。

小曾孫跑過已經變成舍利子的三叔、三舅、三嬸、三姨。

小曾孫：我跑得好累、好累。

只有我在這裡嗎？有沒有人要和我一起跑？

小曾孫呼喚著，但沒有任何回應。

小曾孫跑過婉君的那條鑽石項鍊、跑過公務員收下的那封紅包、又跑過中國古代長袍。

小曾孫跑過自己曾經斷掉的雙腿。雙腿被河流帶走，磨成鵝卵石。

小曾孫跑過自己曾經斷掉的頭顱。頭顱上長出一棵細細小小的樹。

小曾孫跑過山與大海。Sangal正在教孩子們唱兒歌。

一道閃光從天而降。

小曾孫見到比自己還短命的蜉蝣。

蜉蝣：不用太羨慕人類，人類的壽命最多是你們疥蟲的六百倍，但你們疥蟲的壽命是我們蜉蝣的一萬七千多倍。

雷電聲延後抵達，蜉蝣死去。

小曾孫見到近乎永生的燈塔水母。

水母：我好羨慕你，我想知道死亡是什麼感覺，我想知道有限的生命是什麼感覺。我不斷老去，卻又不斷回到一無所有的幼兒期。

一隻海龜游過，一口將燈塔水母吃掉。

海龜：我吃掉了近乎永生的燈塔水母，但我只能活一百五十年。

小曾孫被嚇到，連忙逃跑。

小曾孫超越一輛火車。

一滴露水滴落下來，輕輕碎裂的聲音。

小曾孫：這裡就是……結局……

小曾孫再次死去。

千年後，他驚醒。

他發現自己就是老太祖。

太 祖：我做了一個夢，夢到上輩子、上上輩子，還有好幾世之前。夢到我是我的祖先，也是我的子孫。  
夢醒我就輪迴轉世。

## 第二場 Itchy

Maria和Fatima在兩端，看不見對方，但她們的對話比所有能看見彼此的人更真摯更熱情。

除了標記「頓」的地方，兩人對話可以重疊，甚至可以完全同時，或由下一句超前另一句。她們是如此輕快、如此了解彼此。

Maria: My name is Maria.

Fatima: I'm Fatima.

Maria: Fatima and I met online. On an international fan-club website.

Fatima: We are both fans of a Kpop girl group.

Maria: 안녕하세요! (韓文：您好！)

Fatima: 감사합니다! (韓文：謝謝！)

Maria: We chat in English and sometimes Korean.

Fatima: We never use languages from our own countries.

頓。

Maria: We love sharing photos, videos and fan-arts.

Fatima: Fan-arts are artistic works made by fans.

Maria: We make up stories using the girl group members' names.

Fatima: We imagine the stories about their lives--how they grow up

Maria: how they fulfill their dreams

Fatima: how they fall in love. (頓) It's very strange that I found it easier to write when imagining others. And way much easier to write in others' languages.

Maria: Fatima writes in Chinese.

Fatima: My native tongue is Malay but I write better in Chinese.

Maria: I can't read Chinese so I use machine translation.

It's unbelievable that even by poor translation, every time I read her stories I cry. Her dictions are so beautiful that I can recognize her works before I translate the content. I can recognize them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her words and how she uses the punctuations.

Fatima: No way.

Maria: It's true.

Fatima: Not a chance.

Maria: It's true. I promise.

Fatima: No. How?

Maria: Well, first of all, you write like you are kissing someone.

Fatima: What?

Maria: A French kiss.

Fatima: Why a French kiss? Not just a kiss?

Maria: Like a French kiss indeed. You start with a little peck and pause a while. Like you are thinking, hesitating. Tasting the tension. Then you seep, little by little. Yet not so slow. You dive. And dive. Like you can breathe in the deepest ocean, like you can sleep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floating.

Fatima: You are exaggerating.

Maria: You know I'm not.

Fatima: How about the ending?

Maria: The ending?

Fatima: If you compare my writings to a French kiss, how about the ending? How does the ending feel?

Maria: Well it's...

Fatima: It's...? (笑)

Maria: It's...itchy.

Fatima: Itchy?

Maria: Yes itchy. (笑)

Fatima: Itchy how?

Maria: It's here but it's not there. You feel it but you can't touch it. You are very close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so far from it. So, it's like an itch. Every scratch makes you beg more.

Fatima: More what? The ending or?

Maria: I'm just saying I can recognize your writings the moment I see it.

Fatima: You know why I'm writing like this.

Maria: Like what?

Fatima: This.

頓。

Fatima: Using others' languages to express something I couldn't say in my own language. Something I couldn't express in my own original stories; something I have to weave into fan-arts.

Maria: Sometimes I wonder how it's like to understand Chinese.

頓。

Fatima: I can teach you.  
Maria: You're joking.  
Fatima: You self-learn Korean. You have talent for learning languages.  
Chinese is not that hard.  
Maria: Easy for you to say. You speak five languages.  
Fatima: Six.  
Maria: Six?  
Fatima: Six.  
Maria: Chinese, Malay, Cantonese, Hokkien—  
Fatima: English and Korean.  
Maria: 네, 미안해요. (韓文：是，對不起) I almost forgot.  
Fatima: I can teach you. I mean it.  
Maria: (頓) Why don't you learn my language?  
Fatima: You mean  
Maria: Indonesian. (頓) Never mind.  
Fatima: I want to learn. Your language. If you teach me.  
Maria: I'm a bad teacher. You are the one who has talent in learning languages. You should learn it on the Internet.  
Fatima: I want you to teach me. Indonesian.  
Maria: I told you I'm not good at teaching  
Fatima: aku mencintaimu (印尼語：我愛你)  
Maria: ...  
Fatima: What does that mean?  
Maria: No...  
Fatima: Why?  
Maria: You know exactly what I'm talking...  
Fatima: What does that sentence mean? Please?  
Maria: I have work to do I'm logging out now.

Fatima: Wait Maria!  
Maria: I'm not mad at you I just—have to go.  
Fatima: Maria please.  
Maria: ...fine  
Fatima: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OK. Something else.  
Maria: Yes please anything else. Anything.  
Fatima: Did I tell you I am infected with scabies?  
Maria: Oh my! Fatima! Are you alright? Did you see the doctor? What did the doctor say? Is the infection serious?  
Fatima: Calm down Maria. It's very minor. I bet I got it from the kindergarten I'm working for.  
Maria: You should be more careful. Scabies is the worst.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it.  
Fatima: You know the disease?  
Maria: I'm always infected, in fact.  
Fatima: Why?  
Maria: I work in a factory and I live in a dorm.  
Fatima: It's awful.  
Maria: Haha for me, not for them. Those tiny mites. It must be paradise for them.  
  
頓。  
  
Fatima: I have an idea. For my next fan-art story. You just give me the inspiration.  
Maria: (期待) Me? I didn't do anything.  
Fatima: The story is from the sight of the mites.  
Maria: (笑) And? I'm laughing already.

Fatima: 從前從前，有兩隻小疥蟲。她們很好奇，「癢」是什麼感覺。

有些醫學書說，「癢」，像是有什麼東西在皮膚底下爬，又像神經傳來小小的電擊，更像小火一點一點灼熱全身——抓到破皮流血也搔不到的那種「癢」。

她們愈來愈好奇了；她們開始模仿人類搔癢的動作，在自己的身上東抓抓、西抓抓，彷彿「癢」這種感覺可以被模擬。

說也奇怪，在她們的手，觸碰自己的身體，模仿人類抓癢的動作時，她們真的感受到了一種，從來沒有其他疥蟲能感受到的知覺，全身冷顫，頭皮發麻，昏沉沉，暈呼呼。

這，就是——「癢」？

是吧，這一定就是「癢」了。愈抓，愈感覺有什麼在靈魂底下爬；愈抓，就愈感覺心臟遭受一陣陣微小的電擊；愈抓，就愈感覺，火，一點一點的，灼熱全身。

太癢了太癢了，她們問人類——天啊，你們人類是怎麼承受「癢」這種知覺的？說來很好笑，她們是癢的源頭，但並不知道怎麼應付癢。

人類說——那就，談場戀愛吧，談了戀愛之後，就會忘記癢了。

兩隻小疥蟲又問：人類，妳也在談戀愛嗎？

人類答，我正在談戀愛。也不在談戀愛。

我的戀愛，不被我的國家我的信仰我的語言所允許。

我的戀愛，就是那個抓到破皮流血也搔不到的癢。

沉默。

Maria: It's the worst story. The mites are used to be the author's microphone.

They are soulless. You must know, you are not the god of your story.

Fatima: I'm not done yet.

兩隻小疥蟲投胎轉世，落在不同的國家。

一個叫做Maria，一個叫做Fatima。

兩方父母都不知怎麼想的。Maria是一個如此基督徒的名字，卻出生在篤信伊斯蘭教的國家；而Fatima，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兒，卻在基督教社區長大。

她們不能以彼此的信仰相愛。不能以彼此的國家相愛。不能以彼此的語言相愛。

她們不能以彼此的性別相愛。

某天，Fatima和Maria做了一個夢。

那夢，包著另一層夢。是她們人類，假借自己是疥蟲，假裝自己擁有疥蟲的眼睛，回頭看人類自身。

再深挖，又有另一層，是擬人化的疥蟲，看著擬蟲化的人類。

妳可能是夢見疥蟲的人類，也可能是夢見人類的疥蟲。

更可能，妳以為自己是人類變成的疥蟲的人類。

又更可能，妳是一隻自居由人類變化而蟲的疥蟲……

也可能是自居是蟲看著人類的人類……

Fatima站在鏡子前，她的對面就是Maria。

Maria: aku merindukanmu (印尼文：我想念你), Fatima。

Fatima: saya rindu awak (馬來文：我想念你), Maria。

Maria: 너는 나. 나는 너. (韓文：你是我，我是你)

Fatima: I am you. You are me.

Maria: 우리는 거울의 양면이다. (韓文：我們是鏡子的兩面)

Fatima: 一層一層，兜著一圈又一圈，但就是在這些纏繞綿延的間隙中，有了「癢」存在的空間，像皮膚底下有東西在爬、像神經傳來的微小電擊、像火焰燃燒皮膚、像是看見了愛。

她們隔著鏡面親吻。

### 第三場 重返

一大家子再次聚首，圍繞在老太祖的病榻旁。

媳 婦：（以最輕柔的嗓音）老太祖、老太祖……

老太祖由熟睡醒來。

一大家子圍著老太祖，動也不敢動，就怕他隨時沒了這口氣。

女 兒：老太祖，看看這孩子吧。

女兒抱著剛生下來的小孩，慢慢靠近老太祖。

嬰 孩：（哇哇大哭）

太 祖：我睡了很久嗎？

兒 子：（忍住哽咽地，微笑搖頭）沒有、沒有。

媳 婦：打起精神吧大家，老太祖想聽的故事還沒說完呢。

太 祖：媳婦說的是。好吧，我決定了，就看看你們之中誰說的最好，我就把我最後的故事，送給他。

媳 婦：啊？哪有這樣的？要是我們說到一半老太祖你——

兒 子：不如我們接力說個故事吧。每個人都為這段故事貢獻一份心力，這樣每個人都有資格聽老太祖最後的故事。

眾親友附和。老太祖和藹一笑。

太 祖：好吧。就聽你們的。

女 兒：那就由還沒說過故事的我開始吧。

女兒深呼吸，屏氣看著一大家子，家人們或默默點頭、或眼神交流、或以呼吸聲允諾，在無需語言的對談中，一大家子，默契而柔情地，將最後一段故事，獻給老太祖。

女 兒：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總是在兜圈的人。

三 叔：（粵語）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三 舅：（粵語）一百年過去，一萬年過去。

幼 兒：牙牙學語的幼兒，學會了世上最複雜的語言。

嬰 孩：襁褓中的孩子也隨著一滴露水老去。

三 姨：（粵語）他由西邊來到東邊，再由東邊返回西邊。

三 嬸：（粵語）他從一個人變成一個大家族，再由大家族變回一個人。

兒 子：他擁有所有的記憶、背負所有的詛咒、忍耐著所有的癢。

媳 婦：他忘掉所有的記憶、丟下所有的詛咒、治好了所有的癢。

女 兒：It's here but it's not there. You feel it but you can't touch it. You are very close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so far from it.

小曾孫：他一天一天變老，直到返回新生。

故事說完後，女兒懷裡的嬰孩又哇哇大哭了起來。

女兒擁抱老太祖。

一大家子擁抱老太祖。

他們都知道，老太祖即將以生命的最後一口氣，說出最後一段故事。

## 第四場 燃燒

太 祖：人類女性的乳溝，對疥蟲而言，有如世外桃源。

我現在這麼說，沒有任何色情的意味。

人類女性，不論有沒有懷孕、不論有沒有生過小孩，她們的乳房都有一種特定的味道。不一定是「香」。也不完全是體味、汗味，就是，只有乳房才能散發出來的味道。和其他的身體部位不一樣。

人類女性不一定能聞到自己的乳房的味道。未必是嗅覺的問題。人類女性大多害怕自己的乳房。對，害怕。畏懼著象徵女性二字的這種性徵。社會愈將乳房定義為性感，大半的女性就愈害怕。所以，這裡真的是最適合疥蟲藏身的地方，因為女性迴避自己的乳房。這也是我選擇此地做為臨終之地的原因。

女子出現，但她沒有臺詞。

太 祖：回想起我剛移民到這條乳溝的時候，也就是人類的兩個月前，女人每天都過得很放蕩。從早到晚，都在和陌生男人會面，時時處在音樂轟隆作響的環境，煙霧迷漫。

女子在曲風強烈的夜店跑趴，和不同男人邂逅又分開。

太 祖：我雖然不想被女子消滅，但也不至於毫無存在感。我是一隻敬業的疥蟲，整天都在觀摩成熟的公疥蟲怎麼和母疥蟲交配，預習自己的將來。一般而言，一個人類身上最多只有一個疥蟲家族，大約五到十二隻，但女子從來沒有因為我們去看皮膚科。這位熱愛狂歡的女子，她不擦藥、不消毒，甚至不洗被子、不洗衣服、不洗澡。

停頓。

太 祖：這裡是天堂啊！

疥蟲們圍繞在他身邊。

疥蟲們：天堂啊！

兒 子：老太祖也因此突破了「疥式世界紀錄」，成為世界上最長命的疥蟲。

媳 婦：老太祖比其他疥蟲多活了一滴露水、一道閃電的時間。

太 祖：我們疥蟲家族，就在女子的乳溝之間，安身立命、世代傳承。

三 姨：一隻生十隻

三 孀：十隻又生十隻

三叔、三舅：一千隻又生一千隻

太 祖：我身邊的疥蟲們愈生愈多，成為一個村落，一座城市，一個帝國。

疥蟲們：我們繁殖了數百萬隻。在她的皮膚上結痂。

一大家子繁衍了數百萬隻，但女子仍陶醉在夜店的舞步之中。

太 祖：啊，是時候了，再多的故事也無法再為這口氣喊暫停了。是這樣的，生物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是有感應的，不只即將死去的生物，他身邊的生物也會感應到。人類好像也有少數還保有這樣的本能。這大概是他們所剩不多的動物本能了。

大家，都聚過來吧。

疥蟲們聚在床邊。

太 祖：在這一滴露水、一道閃電的時間，我們說了一些人類的故事，還有故事中的故事。

我們疥蟲本來沒有家族稱謂這些多餘的東西，沒有語言、沒有種族、沒有信仰、沒有戰爭、沒有道德。我們有的只是生命的必須，沒有多餘。

那麼為什麼我要模仿人類，說著人類的故事呢？

頓。

太 祖：在遇見女子之前，我住在一個老女人身上。我不喜歡老女人的乳房，所以見到女子的那瞬間，我用我蟲生最快的速度，衝過去。我算是疥蟲圈的飛毛腿了，在人類定義的兩個小時左右，我從老乳溝跑到年輕乳溝那邊。

女子跳舞累了，靠在一個椅子上，喘得背部一聳一聳的。

太 祖：才剛抵達這片淨土，竟然！天搖地動！  
在我狂奔的那兩個小時中，女子都沒有動，只是靠著老女人。  
為何在我落地的當下，發生了如此劇烈的動搖？

遠方，燃起了大火。

太 祖：媽呀！火！啊！我最怕火了！我們疥蟲天不怕地不怕，漂白水、消毒水都無法奈何我們，但我們最怕的就是熱。超過60度我們就會死亡，何況是熊熊燃燒的大火？

女子起身，重新經歷一次，在強烈的音樂中，和不同男人邂逅又分開。

太 祖：我用力眯起眼睛感受——嚴格來說不是眼睛——只有人類那麼依賴視覺——我感受——我感受——  
烈火之中，  
燃燒著的，  
是我的孩子們，還有，  
那個老女人。

女子起身，再次經歷，在強烈的音樂中，和不同男人邂逅又分開。但音樂不是電子樂，男人也不是為了獵豔靠近她，男人們都穿著深黑色的衣服，拿紙錢、拿死亡證明書、拿黑色的雨傘給她。噴吶或薩克斯風吹著「西索米」，誦經聲，敲擊木魚、柳音、銅鑼的聲音。  
聲音突然都靜了下來，女子回過身，看著老太祖。  
一大家子都下場了。

女 子：老太祖。  
太 祖：妳看得到我？  
女 子：我看不到。你只有0.3公釐。  
太 祖：人類的眼睛真的很差。  
女 子：我們所有的感官都很差。比起你們的話。  
太 祖：那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女 子：癢。（苦笑）幸好人類的癢沒退化。  
太 祖：我以為妳連癢都感覺不到了。  
女 子：感覺到了但又好像沒感覺到。（聳肩）  
太 祖：妳不看醫生嗎？

女 子：你希望我消滅你們嗎？  
 太 祖：其實我們在大太陽底下曝曬就會死，或是兩三天沒接觸到人類的皮膚就會死。  
 女 子：我知道。  
 太 祖：那邊在燃燒的，是妳的親人嗎？  
 女 子：嗯。  
 太 祖：所以妳要留著我們嗎？

沉默。

女 子：我好像……太Chinese了。  
 太 祖：我不太明白妳的意思。  
 女 子：我只是覺得，好像這陣子都得把你，還有你的一大家子，都帶在身邊才行。  
 太 祖：這陣子是多久？  
 女 子：大概……三、五年？我不知道，也可能幾個月。你們OK嗎？  
 太 祖：我們當然是，只要妳不殺我們，就能一直定居。  
 女 子：哈哈太好了，不像我們人類，去哪裡都有居留期限。

頓。

太 祖：Chinese可以當形容詞？  
 女 子：詞性不重要吧。本來就可以變來變去。只要能傳達心緒就好。  
 太 祖：那Chinese當作形容詞，傳達了什麼心緒？

女子聳肩。

太 祖：妳一定要夾一些英文在中間嗎？妳用妳自己的母語來說，不

行嗎？

女 子：好吧。我覺得我有點，華。

一拍，兩者捧腹大笑。

太 祖：哈哈哈哈哈，妳很「華」！  
 女 子：對，我真的滿「華」的。  
 太 祖：妳這樣說我就懂了嘛，妳剛剛說什麼「我有點太Chinese了」，超級矯揉造作的。  
 女 子：哈哈。  
 太 祖：但這種矯揉造作也很「華」，哈哈哈哈哈。  
 女 子：欸，你知道嗎，我大學選修語言學的課，教授說，如果把每種語言的思考邏輯想像成一種形狀，有些語言是直線，有些語言是樹狀圖，有些語言是蛇行……**Chinese is spiral**……她說，中文是螺旋狀。**It circles around but never arrives at the end. It circles and circles like it'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but never “really there.”**她說中國的哲學觀也很多都是這種，不斷向中心繞圈的同時又從來沒有真正抵達過。無限接近的同時正是無限遠離；無限遠離的同時也是無限接近。  
 太 祖：哈哈哈哈哈，妳又開始「華」了。更正，You are being Chinese now.

兩者再次捧腹大笑。

太 祖：我們這樣，算是妳母親留給妳的遺物嗎？

頓。

女 子：我沒說她是我媽。  
太 祖：所以不是母親嗎？

沉默。

女 子：你可以，咬我一口嗎？  
太 祖：嗯？

女 子：很「華」的意思就是，什麼都有一個限度。「發乎情，止乎禮」，哀慟是哀慟，但必須自制。節哀。悲傷是需要節制的。而我的身體經歷數千年「華」的洗鍊，已經不能回應我的本能。我有想過什麼都不管，躺在地上哭泣直到世界末日，但我的眼淚很合乎禮教地停下了。

太祖用力張大嘴巴，對著虛空處咬下。

太 祖：（玩笑）客人，這個力道可以嗎？還需要加強嗎？  
女 子：哈哈。  
太 祖：妳現在，已經能感覺癢了嗎？

沉默。

女 子：你也要走了嗎？  
太 祖：我本來就只有，一滴露水、一道閃電的時間。  
女 子：嗯。

太祖緩緩躺下，女子看著太祖嚥下最後一口氣。大火在他們身後燃燒。

太 祖：就到這裡了。妳的乳溝是我的葬身之地，妳可以盡情在乳溝之間悲傷，這樣就發乎情，止乎禮了。妳隔著一層，哀悼另一層；妳送走我這隻肉眼也看不見的小蟲，就像送走妳媽媽。我本來沒有家，但我會囑咐我的子子孫孫，牢牢盯著那團大火，然後，用力咬、大力咬、死命咬，咬到妳癢得死去活來、癢到妳的眼淚回應妳的哀慟為止。

女子捧著乳溝，像是捧著心臟。

全劇完

## 附註、第一幕第三場 粵語段落之華語翻譯

## 第三場 舍利子

場景：澳門，2022年最後一日。陰莖。

三姨、三嬸、三叔、三舅，有些擁擠地並列而坐，他們周圍圍繞著多彩絢爛的大燈球，像是派對一樣。

三姨等人說粵語，鏗鏘且緊密、日常而譏諷。太祖直系家族持續以華語對話，穿插其中。

他們在媳婦故事的尾聲，就因無聊而分神，賭博以自娛。

三 嬸：買定離手。

三 叔：……大。

三 舅：小。

三 嬸：（開）小！

三 舅：（興奮跳起來，大叫，大罵髒話）

三 叔：（不情願地看著三嬸收走自己的籌碼，又氣憤盯著贏得籌碼的三舅）

三嬸做荷，三叔、三舅賭博，三姨看著他們賭博的同時、一面說故事。

三 姨：前些日子，人類因為全球性傳染病，特別注重清潔和消毒，又長時間獨自待在家中，避免群聚。搞到我們疥蟲差點撐不下去啊！

三 叔：大。

三 嬸：（開）小！

三 舅：（興奮地罵了更多髒話，拿走更多籌碼）

三 姨：和我們疥蟲很像，「賭」需要發生在人類群聚的地方，一旦人類保持距離、清潔消毒，「賭」就會過得很艱難，像我們一樣。

三 叔：不信你又開小！

三 嬸：（開）小！

三 舅：（興奮地罵了更多髒話，拿走更多籌碼）

三 姨：人類因為疫情封關的這段時間，東方大賭場的生意，都面臨和我們疥蟲一樣的困境。

正在下注的是三叔和三舅，做荷官的是三嬸，我是三姨。我們原本來自一個非常龐大的旁系家族，但嚴格的封控管制下，現在只剩我們四個了。我們有想過去其他地方看看，但這裡太擠了，我們出不去。

三 嬸：（分心指向身後的燈球）看看那些發光的球！好刺眼！愈塞愈多！擠死我了！

三 叔：（激動吼三嬸）這次開大還開小？

三 嬸：（開）還是小。

三 叔：（簡直激動到快要昏死過去）

三 姨：我們故事的主角，就是我們寄宿的這個人類，他是一個很雄偉的男人。太陽落下到升起，可以三次。

三 舅：（盯著牌面，但忍不住插話）有時候四次。

三 嬸：（嫌惡地）我們家族為何偏偏出生在這裡！又吵又折騰，又小又擁擠，沒睡過一次安寧覺！人類真的太好色了，簡直是淫蟲！他們應該學學我們疥蟲，多專情！一生只交配一次！

三 姨：像我們宿主這麼雄偉的男人，卻總是生女兒。他感到很可惜。他和親友們強調，他並不是重男輕女，時代進步了，他對女兒的疼愛和期許，和對兒子沒有兩樣！

三 嬸：雖然他根本沒生過兒子。呵呵。

三 姨：他是健康而正直的男人，休閒時間也在鍛練健身，菸酒不沾，更別說賭癮了，但他總覺得是老天在和他開玩笑，每次陪太太到醫院看報告，就像開賭盤、就像賭大小，而他永遠是輸家。

三 舅：最氣的是，太太那邊的親戚都是生男孩。

三 嬸：顯得像他這邊的基因有問題。

三 姨：他試過各種偏方，也請大師弄過家裡的風水，甚至和中學的同學打聽過怎麼樣的姿勢比較「受用」。

三 嬸：（恰好正在開牌，對三叔）啊！又輸啦！

三 叔：（氣憤地揍牌桌）

三 姨：有天，他在網上看到外國的新研究，「決定生男生女的Y精子，與性交時是否讓女性達到性高潮有關」，他更氣了。

三 嬸：他這麼雄偉！

三 舅：都沒辦法讓老婆高潮？

三 嬸：老婆聽起來很享受啊！

三 舅：老婆都是演的嗎？

三 姨：人類偉大的科技文明，聽見了他的煩惱。他的社交軟體，不知為何，一夜之間被滿滿的壯陽廣告占滿，其中，最吸睛的就是——

三 叔：你敢不敢又開小？

三 姨：入珠。

三 嬸：（開）六六六！

三 叔：（罵了比三舅更多的髒話）贏啦！

三 舅：呸，也才贏一次。

三 姨：我們宿主，過關北上找了間私人醫院，做了入珠手術。

三 叔：命運終於降臨我身邊啦！輸了這麼多次！終於掌握在我手心裡！

遠遠傳來人類歡呼，倒數跨年的聲音。

非常遙遠模糊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三 叔：雙喜臨門！我們疥蟲居然有機會活著跨年！命運終於掌握在我手裡！

三 姨：宿主終於賭贏了這次，老婆懷了兒子呀！

媳 婦：（投入地）恭喜啊三叔！終於熬到23年，你們最討厭的封控也會過去！

三 叔：三喜臨門！

一大家子隨著起鬨，兒子卻有些困惑。

兒 子：可是，三叔三舅三嬸三姨……你們為什麼還在這裡？

那之後至少又過了十幾代……

你們到底活了多久？

大夥看著三叔、三舅、三嬸、三姨，感覺他們愈來愈魔幻。

三 嬸：（收走三叔正要拿走的籌碼）圍骰通殺。

三 叔：什麼意思？我不是贏了嗎？

三 舅：（突然又笑起來）三顆骰子同點數，大小通殺。

三 叔：（氣憤）你笑什麼？你不也輸了？

三 舅：反正你輸我就開心。

三 叔：（惱羞）不賭啦！

三 舅：你玩不起！

三 嬸：春天其實還沒來，但我們住的地方已經變得很暖很暖。好舒服啊。

第二天，宿主一早就起床，排隊搶退燒藥。

但天氣一直都是這麼溫暖。

暖和到最後一刻，突然就，

凍結成冰。

沉默。

媳 婦：然後呢？故事講完了？你們宿主懷了兒子、賭贏了，然後呢？

三 姨：然後……然後……

你問我，我問誰？

老太祖在半夢半醒間，呢喃著。

太 祖：你們再看仔細一點。

他們四個，早就和那七彩絢爛的，像是舞臺燈球的圓珠，化為一體。

他們，已經變成了，

舍利子。

他們之間開出了一朵蓮花。

### 評審短評

詹傑

以小小疥蟲窺天，橫貫土地歷史的時間長河，《千年之癢》是我在2025年劇本創作獎評審中，最為驚喜的閱讀體驗。

身長0.3公釐、肉眼不可見，寄生於人類身體肌膚隱密處，故事以太祖疥蟲的死前遺言揭開荒誕序幕，疥蟲一大家子隨侍聆聽（十分社會化），說故事的主敘者彼此接力，揭開的卻是關於臺灣島嶼的土地記憶，外省老兵隨政府來臺想延續子嗣香火、等待一個又一個軍士愛人的婉君表妹。敘事的跨越，跟疥蟲族譜同樣淵遠流長，上至宋朝操練古文，遠至澳門賭場講粵語，英文、韓文、印尼語、馬來文，基督教到伊斯蘭教，眾聲喧嘩，多聲道乃至多頻道，拉開人類歷史無比正經又無比荒誕的一幅幅速寫。第三幕末了，卻又深情無比地，講述太祖疥蟲和寄生女子的對話，恍惚間，人蟲分際逐漸模糊，貪嗔笑怨，真情流露。

《千年之癢》在層層反轉的黑色幽默裡，給予導演十足的挑戰功課，要如何駕馭這自由來去的世界，如何以簡馭繁建構這則末世預言，十足讓人興奮。期待劇本能從紙上，真的去到舞臺上，和更多觀眾在劇場裡相遇。